

散文

今夜心中有明月

■张天兴

今天是退休后的第一个中秋节，在人生的记忆中，中秋的月光总是最富有诗意的。今年的中秋，却是在阴雨连绵中度过的。没有明月，心中却有明月。这明月来自于央视《万家邀明月》的大型文艺节目，这个节目连续直播10个小时，可谓丰富多彩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这个节目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人们勾起对儿时望月的回忆，记起青年时期对月光的遐想，咀嚼中年时期对月光的解读，归纳退休以来对月光的感悟。

我出生在1950年，儿时正赶上中原历史上的“浮夸风”，紧接着是国家的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再接着是豫东连续三年的严重内涝。那时的农民日子苦得难以用文字来形容，吃糠咽菜也有很多时候没有吃饱过。好在每年八月十五时，春红薯可以吃了，妈妈把蒸熟的红薯捣成泥状，再拌上一些面粉，烙成圆形的饼子，这就是那个时候中秋节的月饼了。12岁那年我第一次吃到了真正的月饼。1962年“三年困难”时期刚刚过去，为了让农民能够休养生息，国家实行让农民借地的政策，我家当时七口人借到

了一亩四分地，父亲精耕细作，收成还不错。这一年八月十五，父亲买来了一个月饼，切成八瓣，我却吃到了二瓣。那味道甜甜的，有冰糖，还有青红丝，当时的感觉是“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”。当晚的月亮也确实特别的圆，特别的明。

我的青年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时局虽然很乱，但是，家乡的农民从那时起可以吃饱肚子了，尽管都是些红薯和杂粮之类。1972年，我又非常幸运地被推荐去上大学。这一年的中秋节，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个月饼，我感觉到，不少的同学都非常激动。就着明媚的月光，大家不约而同搬着凳子来到了教学楼前的广场上。在月光下，大家品尝着月饼，憧憬着未来，真是开心啊。明月清辉，虽不如阳光温暖，却是清凉的，从头顶到脚尖都感受到月的清凉。我望着一轮明月，真想去邀那嫦娥起舞，寻看那吴刚伐桂。从这时起，觉得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月亮、有了光明。当时我情不自禁地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：“品得月饼好滋味，今夜月光更明媚。难见明月几回圆，心中有月相相随”。

我的中年时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度过的。改革开放的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，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实现了人们生活的快速改善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信念。中秋节的活动内容也有了很大变化，甚至有些变味，一些庸俗的不健康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。月饼还是那个月饼，外包装让人眼花缭乱，价格却高得惊人，有的一盒竟达几万元，却也卖得很火。原因在于很多跑官的、经商的、求职的、托人办事的等等，把中秋节视为投机钻营的好时机，借送月饼拜佛。一时间，月光似乎少了，浮躁似乎多了。我对这种变了味的中秋节内容很不习惯，甚至很反感。我坚持认为，中秋节的内涵是家人的团聚，是孝敬老人的常回家看看，是游子与故乡的心梦相连。那时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尽管工作压力很大，每逢中秋，再远也都要往家赶。至今我可以欣慰的是，那些年，每一个中秋节，我都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。

我的退休时节，是一个和谐包容、繁荣稳定的太平盛世。国家意识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

的重要性，把中秋节确定为法定节日。有关部门发起了抢救中国民俗文化行动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对那些包装得五花八门的月饼进行了价格干预。所以月饼的售价也回归传统了。入秋以后，我和老伴喜欢在月光下散步，秋高气爽，月色清丽，心底豁然开朗了。我们在路上，月在路上，我们在河边，月在河中；我们回到家里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。月亮总是跟着我们，照着我们，如同是有人提灯为我们引路，更添一层圆润温馨的涵义。有人把中秋明月比作是团聚的指针，是思念的信笺，是游子的离愁，是老人的牵挂。我认为这话很贴切。去年，我们家的二小子大学毕业，工作在南昌，今天中午，合家一起吃团圆饭，就缺他，作为当父母的，免不了有一些牵挂。好在，他在席间及时打来了电话，送来了祝福。

今夜虽然无明月，却应上了家乡的农谚：“八月十五云遮月，待到来年雪打灯，雪打灯必定好年成”。今夜无月预示着明年的好收成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也是值得庆贺的啊。

烟雨中秋寄怀二题

■薛顺名

一
又是一年落叶黄，
中秋烟雨夜未凉。
人间但得心相印，
千里何须共月光。

二
一夜雨烟风渐寒，
天南地北意缠绵。
今宵难共一轮月，
玉兔传情信有年。

散文

雨

■孙倩

雨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有它的时节，时间变慢，回忆涌现。

有雨的时候，一切情绪都停止了，一切声音都安静了。雨天给任何一个浑身疲惫的人以散漫下来的借口，它以缱绻的情思润入每一个饥渴的心田。从深巷昏暗的黎明到华灯初上的傍晚，从遥远偏僻的旷野到喧嚣繁华的都市，从它长久栖息的天空到馨香的土地，雨以其柔姿舞动在天地间的每个角落，美如泣露的残荷，含笑的笑容，江南小桥上豆蔻年华的少女。

雨赋予许多词汇以浪漫的含义，比如屋檐。并非所有的鸟儿都一如既往地爱恋暴风中的自由。更多时候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暂时歇息的处所，从而为自己的心灵慢慢疗伤。这时雨中的屋檐就有了这么一层庇护的意义。当激情慢慢褪去，有这么一个屋檐，即使仅容下一己之身，在这里看着外面飘摇的一切，感受一种束缚的温情，也未尝不是一件浪漫的美事。

雨天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安全感。很久以来，我一直在思索这种安全感来自哪里，是源于被雨冲刷后干净的世界，还是源自于避雨的屋檐？躲在家里，在昏暗的天色中亮着一盏灯，裹着披肩或者被子，专心地看书、看电视，或是泡杯茶发呆……雨把我们和一切事物和人的距离拉远，安下心，蜷缩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，就像生命的最初状态。

雨是记录岁月的光盘，某一天当我们重新拿起，记忆中琐碎的片段便历历在目。是否还记得儿时光着脚丫踩着雨水奔跑的情景？是否还记得雨后空气中青草的香气和浓郁的栀子芬芳？记忆因而雨而变得朦胧，也变得甜美。在雨中，法国梧桐书写着一个季节的深度，恬静的菊花诉说着暗香的离别，水边的芦苇用它的声音，悄悄地唱着一个季节的情歌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总会下雨，丝丝缕缕粘连起岁月的碎片。整个世界滑滑湿湿的。在雨中，昔日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也低下了头，雨会让人平静下来，想起很多，或是曾经的壮志满怀，或是任凭他人嘲笑却固守的梦想。一切的一切，浸润在雨中，无论甘苦便无所畏惧了。

雨可以是宁静的，欢快的，忧伤的。于雨打芭蕉之时，风雨飘摇之夜写雨，写到漫漫时光，回忆碾作尘，更觉雨景浪漫，浪漫如雨。

散文

姥爷的绝活

■刘军阳

姥爷是我们那里非常有名的“纸扎匠”。纸扎就是用彩纸和麻秆或高粱秆扎成各种造型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姥爷学的是旧时的手艺。比如扎一所瓦房、一个灯笼等。后来姥爷与时俱进，扎的高楼，有四合院，还有各色汽车，里面有座位，有人，活灵活现。

我小时候，姥爷曾给我扎了一个灯笼，叫“走马灯”，有一米多高，一抱那么粗，里面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师徒。到了晚上，在底座上点上蜡烛，里面的人物就会走动起来，唐僧师徒各具神态，腾云的腾云，挑担的挑担，再加上外面各色彩纸的掩映，十分漂亮。每年春节晚上，父亲就会把灯笼挂到大门口，引得整个村子的人都赶来看稀罕。这个灯笼在我们家存了三四年，也在我家悬挂了三四年，也让我们家自豪了三四年。

当然，农村人请姥爷做活大都是用来上坟祭祀的，有点迷信，但姥爷的手艺却无话可说。不光如此，姥爷还会捏神像，大的两米多高，小的一指头大小，神态各异。当时我们附近几乎所有庙里的神像都出自姥爷之手。

其实捏神像是很累的活，到晚年姥爷的身体就受到了影响。记得姥爷最后一次捏神像是为一座新开的庙捏的，要捏二十多尊，最后姥爷实在捏不动的，就坐在椅子上指挥我舅来捏。但舅舅捏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太合他老人家的意，所以在收钱的时候，姥爷非常歉意地只收了原来说好的一半的钱。

从那以后，家里人为了他的身体着想，再也不让他去捏神像了。有时候，我偶尔会看到姥爷对着他以前捏的神像发呆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遗憾的是姥爷在世时，几个儿子包括孙子都不愿跟着姥爷学，致使姥爷去世后手艺失传。

现在偶尔回家，看看姥爷给自己捏的小神像，想想那走马灯，就不由会想，姥爷如果还在的话，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。



炊烟

焦青 摄

散文

秋收

■唐运华

事便是骑自行车去接拾棉花的母亲。棉花地头放着母亲揪的一袋袋棉桃。暮色中母亲的身影与棉田融为一体，我喊母亲，母亲说趁下露水再拾一会。此时露水把棉叶打湿，这时拾棉花不沾草，正好拾。浓重暮色中，我用自行车载着母亲揪的几大化肥袋子棉桃回家。这时，路上有牧羊的人赶着一群羊回家，有人拉着架车或扛着农具回家。

回到家，我们便坐在院子里剥棉花。柔和的月光洒了一地，泡桐树在地上留下斑驳的暗影，各种秋虫躲在墙角里叽叽喳喳地鸣叫。我们把剥出的棉花摞进身边的箔箩里，把剥掉的棉花壳扔在脚下。月亮白亮得能看见上面的暗影，我们边说闲话边剥棉花。夜深了，挂在院里无花果树枝上的蛴蛴每隔一阵便吱吱地鸣叫，牲口棚里的牛已吃完槽里的草，开始用脑袋咩咩地撞槽旁的木桩。此时，我开始打起呵欠。这时母亲发话了，“你明天还要上学，先睡觉去吧，剩下的我继续剥。”

故乡的秋天总与农事联系在一起。入秋后，地里的烟叶快炕结束了。透过烟叶背垄光裸的地面，能看到地垄尽头，烟垄两旁一排排光裸着的烟柴，像一排排绿色走廊。

谁家的烟叶炕得黄，谁的脸上便堆着掩饰不住的喜色。出炕结束，从烟炕里钻出一个汉子，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一样，他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，光着上身，下身穿的裤头被汗水浸湿得能拧出水来。

拔掉烟柴后，便该掰玉米棒子了。掰棒子是个苦活，钻进密不透风玉米棵里，玉米叶把人裸露着的脸和胳膊拉出一道血痕。砍玉米秸比掰玉米更累。那一年我独自砍西地的一块玉米秸，那是下午，天气燥热。我热得透不过气来，看看身后，才砍过短短的一节玉米地。在这挥汗如雨的劳作中，不去想那些你情我爱的情歌，不去想闲极无聊的空虚，真切地去体验农民的艰辛。

棉花像个半老徐娘，在人老珠黄时，偏爱往头上扎着一朵朵白花。每当下午我放学回家，第一件